

高慧勤 主编

日本经典散文

WANGUOJINGDIANSANWENCONGSHU



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图书馆



207391794

I313.65

G130

高慧勤 主编

日本经典散文

WAIGUOJINGDIANSANWENCONGSHU

730179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本经典散文/高慧勤 主编 -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4

ISBN 7-5321-1789-8

I.日… II.高… III.散文-作品集-日本-现代 IV.I313.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13139 号

责任编辑:金子信

封面设计:王志伟

日本经典散文

高慧勤 主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csl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lcsm.com

新华书店经销 苏州文艺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092 1/32 印张 10.375 插页 2 字数 232,000

2004 年 4 月第 1 版 200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100 册

ISBN 7-5321-1789-8/I·1453 定价:20.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0512-66063782

前言

高慧勤

日本是一个喜欢散文的民族。日本有悠久的散文传统,有浩如烟海的散文作品。

因为,日本民族是爱美的,讲究情趣的。而散文,恰恰一向给看作是美文,虽不是诗,却有诗的情致,诗的美。

日本民族又是偏于直观性和情绪性思维的,善于悯物怜情。而散文,正是一种可以自由抒发情感的文体。

日本人惯于从一滴水看大海,长于制作盆景式的艺术。散文不正是一种“微雕艺术”,通过那点滴事物,俯察仰观,透视人生的本质,宇宙的奥秘吗?那一篇篇短小精致的散文,不恰好显示了日本人的智慧吗?

日语因其音节与语调的“贫弱性”,易于使诗歌散文化,散文诗歌化——一位学者如是说。然而,一事必有其两面,有其弊也必有其利。那结果不就是促成散文的发展与繁荣吗?

早在十世纪,日本即有了一部出自女性之手的随笔文学《枕草子》,作者是宫廷女官清少纳言。她根据宫中生活的经历,将其所见、所闻与所想,漫

然记录下来,虽非有意为之,却成了日本随笔的鼻祖,千古不朽的名篇。那优雅的生活情趣,对四时节气的敏锐感觉,对自然透彻的观照,对人情幽微的洞察,以及对宫廷生活的铺叙,世态风俗的描写,充分显示出作家高度的艺术才华。作品尽管写的是作家一己的随感,反映的是平安朝贵族阶级的审美理想,然而,这部随笔已与同时代的另一部长篇名著《源氏物语》,成为日本文学的瑰宝,奠定了民族文学的传统。号称“日本三大随笔”的另外两部作品,即《方丈记》(1212)和《徒然草》(1331),受其影响自不必说,就连现代专事描写作家身边琐事的“私小说”——日本独有的现代小说形式,也可追本溯源至《枕草子》。

当然,历代也不乏优秀的散文之作:庆滋保胤的《池亭记》,松尾芭蕉的《曝露荒野记行》、《奥州小径》,室鸠巢的《骏台杂话》,神泽杜口的《翁草》,上田秋成的《胆大小心录》,松平定信的《花月双纸》,松浦静三的《甲子夜话》等。其中尤以“俳圣”芭蕉的《曝露荒野记行》与《奥州小径》为佳,堪称绝妙好词。

然而,近代以来,日本的作家已深感传统散文难以充分达意表情,不能适应时代所需。当屠格涅夫、爱默生、华兹华斯辈的 Essay (Essai) 打开日本人的眼界,展现一个全新的艺术天地,提供一种崭新的文本时,日本的作家看到了方向。路,毕竟是艰难而曲折的,但岁月,予人以探索的机会和经验。明治维新(1868)之后,经过二十余年的艰苦努力,几代作家的惨淡经营,从内容到

形式,从观念到文体,散文,日本的这一古老体裁,终于获得了新生命。所以,说现代散文是“‘人’的发现的产物”并不过分。北村透谷、国木田独步、德富芦花、岛崎藤村等一批觉醒了,具有强烈自我意识,追求个性解放的作家,一扫古代文人那种对花鸟风月的低吟浅唱,对美的单纯把玩,而是以表现个性为主,真诚地抒发内心情感,和对人生的思索。国木田独步的散文,在浪漫的抒情之中,略带感伤的诗意,他的《武藏野》(1898),完全是对大自然的一曲颂歌,成为脍炙人口的典范之作。《自然与人生》(1900),则纯然是一部优美的散文诗,与《武藏野》可以说是现代散文的“双璧”。而岛崎藤村在《千曲川素描》中,以一双敏锐的“画家”的眼睛,温蔼的诗人的心,绘出当地的山川风物,人情习俗,在严酷的自然描写中,交织着农民的贫困生活,也成为现代散文中的佳品。

在这一时期,先后从柏林和英伦留学归来的森鸥外与夏目漱石,在小说创作与文学启蒙之余,也涉足散文。两位文豪都学贯东西,博古通今。深厚的学养,老练的笔触,写起散文来自是游刃有余。森鸥外的《尊重历史与摆脱历史束缚》、《藏红花》、《空车》,夏目漱石的《伦敦塔》、《幻影之盾》、《薙露行》、《十夜梦》、《随想录》等,都是散文中的精品。《随想录》是夏目漱石在一场大病之后所写,经历了那场生与死的搏斗,那份对生的喜悦,对人生的洞察与了悟,看似漫笔写来,实是力透纸背,自是不同凡响。

总之,明治时期的散文,直指人性的本质,揭

示人生的真谛,大抵具有人生论的特点。

本世纪初,日本掀起一场规模空前的自然主义文学运动,使日本的小说形式经历一次重大的变革,实现了向现代小说的转变。语言文体也从“言文一致体”转变为口语体。文学,不论哪种体裁,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等等,都是语言的艺术。散文对语言的讲究,不下于诗歌。这一时期的散文,同小说一样,也实现了文体的转变,标志着现代散文走向成熟。到本世纪初的头二十年,散文作为一种文学样式,终于奠定了稳固的地位。

散文名家辈出,散文名作如林。他们一方面继承古典散文的优秀传统,同时也更加拓展了明治作家所开创的现代散文。哲学家阿部次郎所写的《三太郎日记》传诵一时,在青年中引起很大反响;水上瀧太郎富于批判精神的《贝壳放逐》,也受到好评;芥川龙之介的警句《侏儒的话》,每期在《文艺春秋》上连载,并出版了散文随笔集。此外,谷崎润一郎、内田百闲、佐藤春夫、岛崎藤村、德田秋声、萩原朔太郎、菊池宽、久米正雄等许多作家的散文随笔集也相继问世;《感想小品丛书》、《随笔丛书》等大型套书陆续出版。二战后,散文得到进一步发展,正宗白鸟、井伏鱒二、永井龙男、福永武彦、加藤周一、中村真一郎、井上靖、水上勉、太宰治、石川淳、岛尾敏雄等,几乎没有不写散文的作家。他们的散文都写得娓娓动人,读来饶有兴味。

在日本的散文中,文学家所写的散文仅是其中的一部分,更多的是学者散文。他们不仅在各

自专业领域中取得很高的造诣,而且精通外文,对东西方文化都有相当素养。获一九四九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汤川秀树和获一九八一年诺贝尔化学奖的福井谦一,虽是科学家,却对庄子颇有研究。因此,这些学者,常常执笔为文,不仅使散文的题材更加丰富广阔,而且,他们的作品也较富于哲理,意蕴隽永,名篇佳品,为数不少。寺田寅彦、汤川秀树、朝永振一郎、福井谦一的科学随笔,安倍能成、和辻哲郎、三木清、谷川彻三、梅原猛等人的哲学随笔,柳田国男、折口信夫的有关民俗的随笔,评论家小林秀雄、桑原武夫、龟井胜一郎、山本健吉等人的学术散文,以及辰野隆、渡边一夫、河盛好藏、高桥义孝、福原麟太郎、中野好夫等一些研究外国文学的评论家的散文也很有特色。至于画家东山魁夷的散文,如同他的画一般清丽俊逸,令人赏心悦目。……总而言之,各人从不同角度,思索宇宙人生,能察事象之细微,识寻常之所忽,写出颇具意境之美与哲理意蕴之美的散文。

六十年代以后,日本经济高速成长,进入了“情报化社会”,在瞬息万变的信息社会,高度紧张的生活节奏中,“一般人对任何事物都表现出足够的热情,同时又都缺乏持久的关注”。无疑,散文这种文学体裁,更适合表现现代生活,必会愈加繁荣。但是,随着读者阅读趣味的改变,其形式、内容、题材等方面,必也会随之改变,随之出新。

前 言	高慧勤(1)
森鸥外	
藏红花	高慧勤译(1)
夏目漱石	
随想录	文洁若译(6)
北村透谷	
山庵杂记	文洁若译(20)
德富芦花	
自然与人生	陈德文译(24)
幸德秋水	
生死	郭来舜译(32)
国木田独步	
武藏野	金 福译(44)
岛崎藤村	
短夜时分	周祥峇译(68)
柳田国男	
清光馆哀史	张 琳译(72)
长谷川如是闲	
永代哲学	赵德远译(80)
新村出	
柿叶	竺祖慈 叶宗敏译(85)
有岛武郎	
致幼小者	文 静译(92)
寺田寅彦	
备忘录	竺祖慈译(105)
正宗白鸟	
无聊	周祥峇译(111)

斋藤茂吉

接吻 郭来舜译(118)

阿部次郎

暴风雪的故事 陈喜儒译(128)

志贺直哉

山鸠 周祥岑译(135)

谷崎润一郎

都市情景 谭晶华译(138)

水上瀧太郎

老父叹 竺祖慈译(143)

折口信夫

山音 张琳译(149)

小泉信三

音乐的记忆 戴璨之译(156)

辰野隆

温情脉脉的谎言和冷酷的实话
..... 李正伦译(161)

和辻哲郎

树根 高慧勤译(166)

内田百闲

冥途 竺祖慈译(171)

芥川龙之介

大川之水 高慧勤译(175)

东洋之秋 高慧勤译(182)

福原麟太郎

四十岁之歌 谭晶华译(184)

谷川彻三

日本的美 竺祖慈译(190)

井伏鱒二

白鹭	竺祖慈译(193)
三木清	
眼睛	谭晶华译(196)
石川淳	
石涛	戴璨之译(199)
川端康成	
日本的美与我	高慧勤译(203)
三好达治	
暮春记	谭晶华译(217)
梶井基一郎	
苍穹	张琳译(226)
小林秀雄	
谈谈无常	谭晶华译(230)
田中美知太郎	
诗中的风景	谭晶华译(234)
中野好夫	
人不如兽	陈喜儒译(236)
吉川幸次郎	
雷峰塔	戴璨之译(240)
文明的年龄	戴霞译(244)
桑原武夫	
论洞察	陈喜儒译(247)
永井龙男	
十年如昔	陈喜儒译(252)
圆地文子	
早春的花朵	赵德远译(257)
朝永振一郎	
我和物理实验	谭晶华译(264)
龟井胜一郎	

- 飞鸟路 戴璨之译(268)
- 汤川秀树**
- 自然与人 陈喜儒译(280)
- 东西方的思想:庄子
..... 陈喜儒译(282)
- 东山魁夷**
- 感悟风景 戴璨之译(287)
- 冈本太郎**
- 黑色的太阳 谭晶华译(292)
- 水上勉**
- 我的华烛之礼 周祥沅译(297)
- 陈舜臣**
- 兰思 陈喜儒译(311)
- 开高健**
- 阿鼻哀鸣的黑暗产生纯真
..... 谭晶华译(314)
- 富冈多惠子**
- 色香 文洁若译(318)
- 宫本辉**
- 中途下车 罗 嘉译(320)

森鸥外

藏 红 花

森鸥外(1862—1922),小说家。1881年毕业于东大医学系,就职于陆军部。1884年奉派留德深造,回国后在军队系统任职,1907年升任陆军军医总监、陆军部医务局长。军务之余,致力于文学启蒙,译介欧美文学作品,创办文学理论刊物,开展战斗的文艺批评,对日本文学的现代化,贡献卓著。1890年根据留德经历,写出《舞姬》这一短篇,开日本浪漫主义文学的先河,成为文学史上不朽的名篇。属于同类题材的作品,还有《泡沫记》和《信使》。后期转向历史小说创作,主要作品有《阿部一族》、《山椒大夫》、《鱼玄机》、《最后一句话》、《高濂舟》等。森鸥外博古通今,学贯中西。他将和、汉、洋三种艺术融为一体,从而形成端庄、典雅、清新、明丽的文风。前期作品浪漫而抒情,后期作品客观而清俊。虽为明治政府的高官,思想有保守的一面,但同时也有开放的民主的一面。

他可谓明治年代上层知识分子的代表,他的文学是日本现代文学的一份宝贵遗产。

(高慧勤)

闻其名而不知其人的事,是常有的。非止对人,于物亦然。

据说,我小时候好读书。那时,既没有可供少年阅读的杂志,也没有岩谷小波君^①写的童话。凡家藏的书,像祖母出嫁带来的《百人一首》,祖父说唱义太夫^②留作纪念的净琉璃脚本,以及绘有谣曲梗概的连环画等等,有什么看什么,既不出去放风筝,也不玩打陀螺。同邻居的孩子,更谈不上有任何知心的交往。所以,愈发沉湎于读书,仿佛尘埃附物一般,各种事物的名称也就留存在我记忆之中。于是,成了一个知其名而不知其物的跛子。对物品名称,大体都如此。植物名称,也同样。

父亲是所谓的兰医^③。说是要教我荷兰文,小小年纪便跟着一点一点学。还看语法书。书分前后编,前编讲词法,后编讲句法。学语法时,借来字典。是兰和对照本,计两册,又大又厚的和式装订。翻阅中间,碰到“藏红花”一词。字典还是风行《植学启源》那个朝代出版的。音译旁边,标有汉字。至今还记得那几个字。这里写出来也不妨,但三个字的头一个字,无铅字,就用偏旁来说明吧。是

① 岩谷小波(1870—1933),日本现代童话作家。

② 日本古典曲艺“净琉璃”的说唱调,由竹本义太夫(1651—1714)创始。

③ 江户时代(1603—1867)学习由荷兰传入日本的西方医学的人。

“水”字旁一个“自”字。其次一个字，是“夫”字。最后是“蓝”字。

“爸爸，藏红花是种草名，但究竟是什么草呀？”

“是一种取其花，晒干后，用来染色的草。给你看看。”

父亲从药柜抽屉里取出一把黑乎乎的东西，又干又皱。新鲜的藏红花，也许父亲也没见过。而我，无意中不但知道了花名，还看到了实物，尽管看到的是干花。这是我初次看到藏红花。

两三年前，一次乘火车到上野，雇人力车回团子坂的路上，从东照官的石坛下，经过暮色昏暗的花园街，看见路旁有卖草花的，席子上摆着一些球根上开出紫花的草。我从一个孩童到半老年纪，其间对藏红花的知识，竟没有多少长进。只是根据植物图谱，略知花的形状，一见之下，不禁心中讶异：“咦，这不是藏红花吗？”作为观赏花卉，东京始于何时，倒不很清楚。反正直到那时，方知东京有卖藏红花一事。

那次旅行去往何处，已记不清了。不过，一早离开旅馆时，正值寒霜弥漫的清晓。除却温室，已是百花凋谢的季节。连茶花和山茶花都开过了。

据说藏红花也有多种——不记得几时从什么书上看到的。我所见的藏红花，是花开很迟的一种。但是，花期先后离得很近。也可以说是开得最早，比水仙、风信子都开得早。

去年十二月，白山下的花店里，摆着二三十棵藏红花，上面挂着标签，二分一棵。已经干透的球根上，正抽芽开花。我散步经过，不由得驻足买了两棵回家。我之拥有藏红花，始于那时。我问花店的老头儿：

“老人家，这花栽在土里，还能开花吗？”

“能。长得可猛哩，明年能结出十棵。”

“是吗？”

买了回去，把院子里的土铲在花盆里，将花栽好，置于书斋。

才过两三天，花就蔫了。花盆也蒙上一层室内的尘埃，那尘屑好似袖兜里的脏物似的，也就很久没去看顾。

想不到到今年一月，竟会抽出蓬茸如丝一般的绿叶。一直没浇水，可那一蓬绿叶，却生意盎然，青葱碧绿。植物的生命力，实在令人惊讶。能战胜一切阻力，生存，发展。恰如花店老头所说，想必球根在不断繁殖吧。

窗外，福寿草凌霜傲雪，黄花盛开。风信子和贝母也从花坛里，破土长出新叶。书斋里的藏红花依旧郁郁葱葱。

花盆虽然蒙上一层有如袖兜里脏物似的尘埃，但是，望着那青青的翠绿，就连无情的书斋主人也禁不住时时去洒上一些水。是为求悦目的 Egoismus（利己主义）呢？抑或是无私的 Altruismus（利他主义）？人做什么事的动机，错综复杂，宛如藏红花的叶子，连自己都不易弄清楚。但是，也不想勉强自己，非去弄个水落石出不可，一似青蛙舐过烟油，便要拉出肠子洗个干净那样。如今我给花盆浇水，动手去管，便说什么瞎忙。袖手不理，又给说成独善其身。残酷。冷漠。一切皆出自人之议论。倘顾忌他人悠悠之口，便会无所措手足了。

这就是我与藏红花的故事。看了此文，便会明白我的藏红花知识是何等贫乏。但是，正如同不论多么违离疏远之物，偶然间也会相逢一样，藏红花之与我，不能说没有交汇之点。要说故事的要义，就在于此。

此前，藏红花归藏红花，我归我，彼此渺不相涉，存于宇宙之间。此后，依旧是藏红花活藏红花的，而我，只管活我

的吧。(为尾竹一枝^①君而作)

高慧勤译

① 尾竹一枝是《藏红花》一刊的编辑。此文系森鸥外应约为该刊所写。